

桃源縣志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

序

唐

奉餞十七翁三十四翁尋桃源洞序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水火三墳五典散為
 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義皇國可萬
 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
 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
 連不得不蹈於東海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昇先覺指鹿之
 桃源縣志卷之十六

藝文考

唐 文 序 一

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
 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
 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
 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
 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為一天卽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
 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
 賦桃源以美之

明

送桃源劉令公擢耀州守序

張師繹

令難楚令尤難桃令尤難然不足難劉公者何也人言劉公
 壽公曰胡清乎爾我因糧於畝因蔬於市因鮮於溪每退食



未嘗不果然也人言劉公慎公曰胡慎乎爾我莞鎗之以時
啣勒之必謹針芒之無漏每放衙未嘗不由然也人言劉公
勤公曰胡勤乎爾我朝修其職畫考庶政久序其業每至夜
分未嘗不計以其無憾也安得此長者之言而稱之哉予嘗
習公聲跡甫下車也兵譁於鎮軍主者議清千乘之賦桃不
及格公首斥俸薪既捐金矢橐垂洗矣解章甫東帶雜簪珥
付質庫家幾幸免於鑄秩公不言桃之人不知也大凡郡邑
之美於山川者土田多磽瘠而甌脫富人文者其君子亢浪
自喜其小人多武斷而益之以游閒桃則壤不知其何如而
陂塘污瘴之所鍾聚高歸下之所導汁肥自穢失之履霜非
公外柔順而內文明烏覩所爲寧字哉此桃之人所不肯言
桃源縣志卷之十六藝文考文序

當事亦未必盡知也蓋公之令桃也可五年無一地不伏危
機無一日不投險阻無一人不操戈相向無一事不反唇相
稽至天久而人定事久而論明弱者德之強者心折之橫逆
相加遺者愧之而公亦擢守耀州行矣州於監司守倅之庭
尙不無折腰相晉謁也又無臺瑣厚資張吾之勢折貴人之
角度非所以酬公但耀左馮右扶爲漢祿祿重地有紆綠衫
奉槐簡之二令受署於公之庭天子望公殊不菲薄願公無
忘集枯時人者已之契也施者受之衡也公去令不遠故知
其想施加勉焉可也予亦無忘常武交儼時美其成持其末
宜家而教國不言而成谿宇內之勛名爛於花源斯拱而族
之矣

武陵志後序

文 樹邑人

武陵在洞庭之北五溪之東陽山之麓土壤饒沃民俗淳龐實爲南楚上游故郢裔邑入國朝三十年於茲義風仁澤載薰載育衣冠文物蔚乎丕變向之所謂漁獵山伐信鬼好巫不足言矣衢西安應君世用作宰旣六年庶事克舉上下宜之爰有餘力及於文事乃考郡志邑事多所遺逸是用慨歎蒐羅採擇用彰昭代文化之盛書成鏤梓旣請秋官陳君希白序諸首簡復過予以後序爲言余惟紀述必謹凡例凡例苟則修序章而區類不紊夫然後可以垂永久荒忽紛錯無所決擇吾未見其可也何也天下之山川不可以數計一一書之類髣硯涸充棟汗牛勢有所未能故大禹別九州辨土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三

壤定其田賦之等差而有禹貢之作旣表識各山大川以辨其疆域而復總序大河南北之諸山以見形勢之連貫疏鑿之次第分南北二條江河以爲之表紀則自東而西順水之性也經也總序則自西而東循山之勢也緯也非經則無以知其定所非緯則無以知其脈絡經緯互見條序不遺此所以爲著述之法與周公作周禮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曰山鎮曰澤敷曰川曰浸則表其高大者曰利曰畜曰穀則紀其所宜者曰男女則辨其多寡之差亦禹貢之意也所謂凡例之謹者此也蓋天文地理區域各之不一也民生其間各亦異俗聖人從而紀之使爲政者因其

俗而導之而民有所順賴非私智也茲志之作其於凡例謹
矣邑人從而觀之不有向慕興起者乎遇春申之墓則必思
其禦秦之績而鑒其比李園以固寵之失仰招屈之遺址則
必歌豔其紉蘭采芷之高風而弔其孤忠此人心好惡之天
也大禹不距朕行之意也邑大夫作志之心也若夫建置沿
革之詳關梁公署之類則有希白之序在

桃花洞天草序

江盈科 邑人

桃花洞天圖經所稱第三十六洞天外別一洞天余不佞家
於洞天蓋澹然無慕於世而偶與世構在囂繁之中則時時
憶洞天之景可縷述云方夫春風布和溪水乍綠仙葩爛漫
蒸爲紅霞流爲落英而不佞與蘇王諸君泛輕舸白馬浪光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四

之間庶幾遇所謂問津漁郎者與問答焉逮夏而梅溪之濱
淙蘿之澣青莎千頃翠竹萬竿文禽戲而上下黃鳥鳴而往
來則相與披薰風坐綠陰陶陶然忘其日之如年也至秋而
漳江潯陽兩寺相映皎月東山澄波含璧俯仰乾坤湛然玉
壺而吾儕乃拍肩執手坐月中調瑤琴吹洞簫往往興發丙
夜不寐未幾朔風告寒萬卉凋謝而或黃雲黯澹瓊花四飛
此中諸山玲瓏一水凝碧則又相與著綈袍扶筇杖出郭邀
遊問酒家所在而買醉壓寒浩歌歸來然則洞天之景四時
流易吾人乘興行樂與景俱適何非逍遙婆娑時與顧自分
屈首受書不能與瞿黃諸君遊於無言之境時以其天趣所
會發爲文詞誠不自知工與不工而就今筐笥所貯要不可

謂非洞天中來也夫挾洞天之秘直將遺世獨立羽化登仙而乃以芟芟者當之得無令瞿黃諸君掩口笑乎然要於各適其適則不佞與諸君甘之矣蘇王別有集茲槩及之以著一時相聚之雅云爾

雪濤閣集自敘

江盈科

夫人之性不能澹然無好當其所好無論有益無益工與不工而自有念念不能舍者故性好奕雖終日輸棋不廢奕也性好賭雖終日輸錢不廢賭也性好酒色雖醉欲死瘦欲死不廢酒與色也何者誠好之也余才不能文不能詩而性好爲文與詩二十年以前束於章句困於計簿好不得逞比由縣吏量移棘曹務甚簡於是得肆於文與詩凡踰年得雜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五

文數卷詩三百餘首合於舊所撰著總爲十四卷彙刻之竊自謂文與詩皆不能工乃不務藏拙顧反炫焉何也夫人莫愛人之指而愛已之指蓋工非所愛愛其屬已者也故山鷄自愛其羽孔雀自愛其尾稍或催殘不勝憐惜况余之文與詩卽不工然余之精神在焉其重不啻鷄之羽雀之尾豈其自愛反出指下而甘棄之如遺耶又集中詩與文多代人者夫貴必役賤則有代聚必役散則有代代也而猶存之古有是乎韓昌黎代張籍書蘇子瞻代張方平疏並見於集則代亦何不可收也集旣成題曰雪濤閣何也余邑有白馬雪濤於桃源八景中爲最奇懸水數仞自上而下衝激之勢變態萬狀如鷺如鸞如奔馬如駭蚪如撒珠如沸湯遠而望之皎

潔晶瑩如匹練如披縞故名雪濤余愛其清絕可以濯纓可
以樂飢建草閣其旁將老焉故綴集以其名者志有在也非
謂其文與詩可以敵水之奇而輒竊號於水也噫覽斯集者
嘉其好不求其工其可已矣

雪濤閣詩文集序

袁宏道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妍媸之質不逐目而逐時
是故草木之無情也而鞞紅鶴翎不能不改觀於左紫溪緋
唯識時之士爲能隄其隕而通其所必變夫古有古之時今
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
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於怨不騷不足以寄也
後之人有擬而爲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於騷之中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六

也至蘇李述別及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致皆變矣然不謂
之真騷不可也古之爲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
爲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虛而文實晉唐以後
爲詩者有贈別有敘事爲文者有辨說有論序架空而言不
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
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夫法因敝而成於過者也矯六朝駢
麗釘鉅之習者以流麗勝釘鉅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
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
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失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
以奇僻矯之然奇則其境必陋而僻則務爲不根以相勝故
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於物無所

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然
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
者也如淡非濃而濃實因於淡然其做至以文爲詩流而爲
理學流而爲歌訣流而爲偈誦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
近代文人始爲復古之說以勝之夫復古是已然至以勦襲
爲復古句比字擬務爲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有才
者詘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
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唱億和優人騶從共談
雅道吁詩至此亦何羞哉夫卽詩而文之爲弊蓋可知矣余
與進之遊吳以來每會必以詩文相勵務矯今代蹈襲之風
進之才高識遠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七

與其所不敢言者或曰進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遠其爲
一代才人無疑詩窮新極變物無遁情然中或有一二語近
平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進之矯枉之作以爲不如是不足
矯浮泛之弊而闕時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傳
者如睫在眼前人不見之類是也有以俚而傳者如一百饒
一打汝九十九之類是也有以俳而傳者如追窘詰曲幾
窮哉之類是也古今文人爲詩所困故逸士輩出爲脫其粘
而釋其縛不然古之才人何所不足何至取一二淺易之語
不能自舍以取世嗤哉孰是以觀進之詩其爲大家無疑矣
詩凡若干卷文凡若干卷編成進之自題曰雪濤閣集而石
公袁子爲之敘

邑侯龍川孫公報政序

江盈科

譬令長之於一邑其主母哉乃所稱主母寧煦煦沾沾無所見長坐而博慈愛之名乎將家之幼者待乳寒者待衣饑者待食孱弱者待植強梁者待處分蓋必明辨果決不茹不吐而後一家之人各得其所而家治夫令亦若是而已世之爲令傳舍其官秦越其民者姑勿論卽或沾豈弟之名如所謂煦煦沾沾而坐視智掩愚強肉弱姦嚙良一切縱舍不問此知托召杜之似而程功見能反爲申韓笑則所爲明辨果決少耳若龍川公者真令哉公爲令精明爲表渾厚爲裏義以成其恩者也公之未令桃也皆稱旣做云公語人曰先正有言興一利不如除一弊請爲桃煎洗一切宿弊民其瘳乎先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八

是里民額稅外例有車船廚饌諸供張日舍其耒耜聽命邑庭得代乃罷公一切剷去而里甲便輸稅者聽高下其手於衡人正入十七傍入十三元元膏脂飽城狐之腹莫可究詰公月易其人日搜其弊孔而刷除之而輸稅者便糧長之踐更也率十金以上募市井狡獪爲保戶里民額稅半潤其橐公嚴革之一意拊循糧長使如期而至以時罷去而糧長便往昔催科者率聽左右史具逋數多寡輕重其管民乃日賣金賂左右使賂者逋多而得不筭不者逋少而筭以至民日瘠逋日廣公手核其數而筆注之吏無所容姦民無所事賂而比較者便小民訟獄左右史或從旁出一二語微申令意稍爲所中柄乃漸移曲直落其手中民走左右如鶩公折獄

進小民膝下曉譬曲直如洞肺腑立遣而出之貧不贖老病
不撻里閭不聞戴覆益嗟毛髮之冤者而訟獄便往者歲饑
賑民猶吏因緣爲市詭名掩上詭故掩下致賑者不貧貧者
不賑公下車之二載邑乃大稔所給粟數百人所粥食者萬
人率當其食民以全活滑胥無從市焉而熒獨便公所剔蠹
未易更僕數此其大且難者數弊革故不務興利而民自利
馬童之對黃帝不云乎治猶牧馬也去害馬者而已則公之
講也大較公之明如照妖之鏡所燭無遯形公之斷如切玉
之劍所當無不立割明與斷合故一刻宿弊如滌如掃用能
義以成惠而民蒙其惠豈夫煦煦沾沾無所見長坐而博慈
愛之名者可同日道哉今國家外急虜內急財賦主上拊髀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九

思得股肱之臣勝艱鉅之任公以時報政於上兩臺使者交
章推轂公內召之命且且夕下桃人安得久而專公異日公
贊大政當如是邑有異術耶夫庖丁解牛十九年如新發於
硯則其刀足恃也公具明辨果決之才蓋庖丁之刀乎自一
邑而天下無全牛矣

李小白詩序

江盈科

詩三百篇文王清廟諸什洋洋大風哉迺十二國風率多出
田父紅女之口聖人取其洩於人心自然之籟而並存之至
於今得不廢七言律詩起於唐去古益遠然而三百篇之遺
也自唐迄今作者無慮若干人傳者僅僅大較布衣之作間
與縉紳俱傳夫亦人心靈籟善鳴者鳴之而顯晦無諭乎山

人李小白也者浮西江客桃花源幾兩紀所寓徒四壁授童子章句資饘粥窮年兀兀謂山人困山人不因暇輒讀書喜長者遊性不能酒顧喜飲飲少輒醉醉輒歌歌輒隨意與所到銓次成句人乃盈帙以觀不佞揀不佞謂山人曰詩貴精不貴多千羊皮不如一狐腋蓋善喻也山人遂屬不佞揀下駟存上駟得若干首將以觀人人其工其否具隻眼者當自辨之不佞何敢謬爲好言爲山人張要以抒發性情一洗勦襲之陋則所謂自鳴其籟者歟足以傳矣山人年五十嗜書如童子所究竟未可量不佞常謂山人詩日期君能不朽好奮魯陽戈蓋望之也山人曰江君謂我矣

求砭草序

江盈科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十

近世博士家業託木行者眾矣顧有同事殊自未可概視者不觀餌藥者乎或以祈長年或以已病概已病者於引年溺其旨矣宇內縫掖濡濯聖化大篇宏詞浸淫左國韓柳而下悉屬雁行彼其託木行也謂足當不朽譬羽士異人需藥餌引年者也不佞某束髮學博士家言逮爲諸生稍稍賞於主司然困棘闈者數矣歲乙酉濫竽鄉薦輒又困公車將所爲博士業者皮膚色澤尤幸無恙而中內關有不可知之病耶誠不自解因檢近作數十章附劄劄氏遍謁諸大家倘遇俞扁氏憐其疣痼一發藥乎庶幾有瘳焉此爲已病計也非求引年也手是編者無曰斯何足當不朽而災木爲亦幸無以獲桂投之也

袁田祖續桃源遊序

闕士琦

桃花源舊名海內搜討拂拭令山川之道益廣益尊則始於袁中郎再於小修而田祖爲之似續避秦人世好遂不得不以推袁矣田祖之遊與繡林王無妄郢中朱無逸不期而會方舟竝楫旬有五日而返返而醉狂夢藝若有物縈係胸臆間不能自割託江中散買煉丹臺一區曰吾可他日爲主人不爲客也無妄以二十千易朱雀舫爲此中遊具以敵之余謂一以山一以水一以陸沉一以泛宅不意兩豪客分占邱壑割據吾几案間物也田祖詩成而授余序余謂在昔賢達必有所挾以避之情無所挾以遊牧人之夢陵阿沒人之齊出入不知何預山水事陶泉明聽田間水聲謂此勝吾師丈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

序

上

人郊說聞樵唱以爲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心目之外各有甚解處它人其間但得一頤頰微動而已雖踏古人路愁非高士情此田祖所挾以遊者也田祖才無前代而所挾於獨者乃如此當夫入深林窮回溪忽然痛哭驟然狂喜想美人之不遇思公子而無言中懷淵永不知於何著脚文生於情而後奔喉衝吻口滿意重奮筆疾書不知手腕之脫蓋有所不容已也余摘桃源事目田祖詩如寄生吹笛於寒秋而雲崩石裂如漁郎鼓棹於晴綠而山高水深蓋有以見其情之逋峭幽杳遠眺高寄而無與爲鄰雖復阿大中郎不能相同不可相異子然爛然爲田祖之遊之情矣田祖有勝情有天口坐桃花溪上語無妄無逸曰跡類仙真事同草竊譽之曰綺

皓毀之曰勝廣余爲心懼而拊其背曰一秦人洞陶泉明不能譽韓退之蘇子瞻不能毀能毀譽者蓋子也

白佛庵募序

闕士琦

余與官法護熊孝伯少爲舉業文字交旣爲綺社中人矣已而分身說法中酒逃禪又爲蓮社中人法護業有青陵庵去邑里許爲白衣庵則孝伯所割菊松三徑爲祇樹林者也庵僧林山將新舊貫有四方之志謂邑舊無僧郵錫杖朝飛葦航夜渡胡爲乎中露作接眾林歸鶴糧空野炊村晚救饑之計於焉斯興眾故授之以需作香積以飽度饑因眾成果發疑送難聞磬知趨蓋未免於舌鬪青蓮筵齊白足矣作講堂慧義旣建大眾隨喜倚欄吟桂子之落過堂聞木犀之香佞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十二

佛罵祖不妨雙是作客舍眾言聚訟實勞我龜以指喻指以月辟月蓋或有登枝而捐其本矣作佛舍余聞言懽喜讚嘆而易其名曰是宜曰白佛庵夫阿難七徵大慧百讚必項禮而白佛何也王荆公於華嚴八十一卷獨存其一曰餘皆菩薩語耳蘇子瞻力詆之至等之河陽豬肉未敗謂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取菩薩語數句置佛語中能辨其非是耶余爲兩家解紛曰有菩薩中佛語無佛中菩薩語然則江海橫裏祀宗四瀆峯巒障日禮始岱華有文字言語以來其必折流於佛明矣此講堂之設所令居者行者遊者冷機熱棒咸有指歸而後之學者其猶得與於斯道之正也乎於是因以質之孝伯而書爲募序癸亥秋日書

花源大社序

張師繹

自洞庭而西武陵溪桃花源最大然武陵記學士家不多有
桃花源以五柳先生故最盛傳世之至桃源者少而夢寐慕
悅冀得一當者少卽世之真能問津與至而真見桃源之面
口者少而因五柳之詩之記神遊其良田美池桑竹阡陌迥
絕人世蓋文字之權其重也久矣嗟乎洞天福地仙窟靈山
曠劫以來閱世者也扁而不開乍現而閉若巧以供文人之
描畫而所謂文人者非有喬松之壽安期洪崖之大年也忽
然遭之耳輪目廓之外忽然寫之筆花墨氣之中乃洞天福
地仙窟靈山若借手口於速朽速化者以廣大長久其傳世
奈何目攝文人相謾無益殿最而欲束之高閣也哉予嘗謂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三

文人與山川相獻而酬者也雲烟與筆墨相接而生者也千
古而下誦草榮節和木衰風厲之詩飄飄有凌雲氣桃之人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呼吸可通帝座而况孝秀譽髦
無待而興者乎予友桃源江伯通闕褐公上官法護輩部勒
賓客結爲大社不忘厥初爰付劄劄予得而讀之其解語而
矯不言之媚則記中之芳草鮮美落英繽紛也其軌度夷易
跂冀矢棘則記中之土地平曠屋舍巖然也其言稱古昔法
謹愆忘髣髴絕境與人間隔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矣嗟乎昔
日之桃源武陵人游之而不能有之太守能聞而知之而不
能見而知之今日之桃源在予四履猶之几席也往還辰沅
必有車轡馬跡辱與之游不至迷不得路又微與二三君子

申椒蘭之好品題其先資之言不第可挪揄南陽劉子驥卽五柳聞之當爲色動矣

桃花源紀游序

江禹疏

宇內各勝之地士人生長其間供湯沐恣吟眺又得以晤畸人聆偉論微其著爲山靈九錫尤厚幸矣建陵豫公先生公車之餘一邇寄桃花源接其人襟期曠遠胸藏浩瀚不可以津涯測性高簡如阮嗣宗或閉戶讀書彌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竟日忘歸足跡所至遍吳越窮宛洛尤淹留荆郢間登眺之餘咸有賦詠其至仙源也以爲洞天福地慶夙緣之不偶聲氣相孚則於不肖實結契焉蓋先君門人周和台僉憲爲先生姻戚久悉孔李之好又吳越間多交知耳不肖甚悉因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古

卜居密邇於先聖之小鏡湖每花晨月夕朝露新晴未嘗不共茗碗窮丙夜壬申之春始事桃花源訪靈仙之府登煉丹之臺怡然樂之余輩以爲此尋常境未足詫異而先生曰此靈壤也近而實遠著論甚奇蓋先生每讀人間未見書曠識眇論淺柯古陋虞初今季秋旋以扁舟探漁仙雪濤之勝登穿石夷望之峯想文淵據鞍寄生吹笛風概而欽山新湘間恍遇瞿黃諸人焉又爲靈巖五洞之遊涉歷更奇詩文當愈勝矣不肖以人物山川每相肖似如不肖之浮沉儻俗不離人境則桃花源似之而水心高靈可望而不可卽須世之高人韻士當之如吾豫公者是當彷彿先生其博雅似董仲舒深沈類楊子雲故天人之際鬼神之幽無所不窺而夙抱異

骨出禪入元每不樂人間烟火於塵世功名直一芥子視之
以出中夜異日必有奇遇吸沆瀣分石髓豈其遺不肖乎兒
相風氣頗適先生每與談引爲河戎山水之間輒隨杖履而
不肖則先生以道義收之盡入山訂樵汲之盟避世定分宅
之誼交契非淺故爲先生序不覺泛濫至此又卽爲各山藏
帙之一不須另拈筆也

桃花源紀游自序

徐謙

蓋聞苞符旣判珍瑞斯呈融結之巍浩英靈之炳耀若交映
互發云匪揆藻抽華則高深之秘弗啟匪靈域神區則仁智
之性靡寄每登臨所契形之篇章者其義殆有二焉或窮形
盡相暢敘名景則志記斯起或怡情綴目沁入奇懷則詞賦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明文

七

彌鮮志記之始禹益導源桑鵬析委曼倩十洲子年拾遺不
可殫列詞賦之林孟堅終南中郎漢津康樂羅浮興公天台
並堪縷數豈非經緯條貫宮商相叶者乎惟茲桃源山水甲
爲秦晉迴矣流稱高逸翕然嚮往車轍馬跡無間古今考紀
聲詩實繁綺蔚爰止斯地有契夙心迺以甲歲月值季秋適
雷山靈開祥之期遂典天游陟嘉之舉試瞻霜野言邁雲津
快邁清辰悉覽名勝皆莊馗大川之所必經爲昔賢先民之
所定鑒於是探索之餘歷爲紀述酣暢之末標以頌音匪云
甄別聊備遺刊若夫耽倩元討畢志冥搜目不瞬於平夷足
必臻乎險奧務使侈之見聞以誇四方濡之簡翰以垂來禩
實資邦哲非關客游要以寓目伊靡能忘會心政不在遠

取一日之適用敵十旬之歡俾舟航權橈相對無慚猿鶴蟲沙各從所化焉爾

桃源拾遺自序

邢祚允

生長花源者夙世必有山水奇緣始得墮胎此地故入不必聞翻山五畝之圃出不必負向平五岳之笈門庭邱壑類席上果蔬舉手到口然自分負濟勝具當踏太華登日觀七十二峯直斥案間物耳使身到處放過將生斯長斯得無坐甕自羞乎昔人嗜飲解衣裸其中曰使吾膚髮豪竅均識酒味余保此意期容身而入飽腹而出癸酉秋胸中牢騷放情山水間買舟襍被信其所之思洗盡五年塵土胃腸因憶予邑白靖節一記鑿開混沌越數百年而中郎先生乃於記外補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六

出如許佳話名山大川已被兩人拈出大半矣然蔓壑枝峯非可概盡舟膠車拒能無掛遺彼隱煙避日自甘淪落者譬高人韻士未肯輕易與人同里褐公先生又披蓁剪棘著索

隱一卷入桃源者如得瑯嬛石室見未見聞未聞也顧山川

以時爲帝十年之內變谷移山一瞬之間起羊坐石故有昔未曾有今始脫胎者有尋常茶飯里俗淹沒不覺者有耳聞記載未坐臥受享者有幽僻荒廢似處女老僧不爲人知見者予也敢方靈運但不忍沉埋爲剩山殘水剖開生面若生逢其時不克舉逸拔滯咎誰歸歟嘗擬構一祠祀桃源山水功臣奉淵明爲主以中郎配享採諸山川之所出以獻若吾公則請畫生像作枯木寒山數筆伴之供之於右朱黃翁

直懸子瞻像每早衣冠薦香或謂此與子同時上下者曰庭
堅望蘇公門弟子耳此固代山水旌表前賢亦實爲後來探
奇者勸夫山水人所同也先落文人手迥異尋常真臘國造
麴蘖美人口中含一夜而成味自香美則海內山水亦我輩
口中之麴蘖也舌能釀酒又何問膚髮毫竅哉記成願書予
姓名或置高山頂或沉潭底聽林谷變後知菰蘆不乏人可
也若曰功臣則予豈敢

桃源洞集序

姚宏謨

桃花源有無不可知晉唐以來記頌詠歌傳播人間恍若可
親顧自漁人艤舟後迄未聞復闖其岩扃者豈靈異之跡神
物所秘數千百年間僅一見耶抑問津者之果無其人耶然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七

余則以爲桃源之顯晦係世道之污隆夫桃源非方壺圓嶠
神仙窟宅之比而昔人之居於斯長子孫於斯亦未必食六
氣而飲沆瀣者流也大抵避秦亂耳使上有明主輔以賢公
卿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皆得以養生而送死則里居之衍衍
何遽不若深岩哉故夫爲桃源毆民者虐政也今天下承平
桴鼓不警山澤之利民盡有之大山長谷耕饁康至吾意桃
花源當爲坦途平川非復曩時之窈冥矣昔人以洛陽名園
之盛衰爲天下盛衰之候余於斯地亦云雖然楚地故多山
幽潛間寂丸泥可封如桃源者何限今而後吏茲土者爲天
子愛養斯民幸勿虐而毆之隱哉嗚乎可以風矣浙右馮君
觀風武陵政先惠愛流亡來歸若水之於壑也以故山源雖

洞開隱者絕跡斯地之顯於古而晦於今厥有自矣然猶於政暇手校桃花源集而授之梓意者欲存其故以儆有位而俾之勤恤民隱與夫寄興烟霞脫畧世務者異日道也歷夏徂秋梓人告訖工而余爲之引其端時則隆慶壬申也

桃源索隱序

王啟茂

摹桃川之勝莫詳於袁石公桃花源注余十五年前謂之以爲石公文章蒨麗自其本色未必山水之真能若斯也壬戌春余與朱其勤袁田祖方舟遊溪上自河泐歷深蘿白馬訪龍太常兄弟於漁仙登穿石小心逶迤怡望溪望焦林而返每至一地輒取袁注共披尋繪泉寫石十得二三譬之譽美人者或謂可應圖入畫而其實王嬙鄭袖之性情姿韻有圖畫所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明文序

六

必不能摹者過桃川晤褐公諸君余三人色矜語夸譽不容口褐公曰君所見特桃源之戶庭耳其靈奧尙不止此酒間因細譚靈巖高靈之奇三人歛然自廢一如未曾作桃源遊也今讀褐公索隱幽秀幻古刻露萬態無異十五年前初讀袁注時褐公文章蒨麗不啻伯仲石公靈巖高靈之幽秀幻古不啻十倍怡望以下他日余乘青蜩舫拖方竹杖溯焦林而上于巉巖石畔古木陰中斟泉埽葉煮茶煨笋取索隱再披讀一過其樂當何如

踏花篇序

艾南英

踏花篇者黃岡王孟侯居桃花源所得詩因以名篇也予至武陵去桃源不百里而未嘗有遊觀之志夫神仙之說誠不

知其有無即使有之然所貴於神仙者以其淡泊無累異於常人使得一邱一壑而守之若美田宅長子孫之計其貧且愚若此則亦與庸人何異今夫庸人得一廛以終老願世世無失人未有過而問焉者也而獨浮慕於貧愚之神仙何與或曰其得名不以神仙而以山川突探可以避世則今之窮山僻壤其人烏言斃面不通商賈不知鹽醢者何限誠得是地而種桃其間皆桃源也嗚乎得吾說而存之桃源猶諸山也亦何必以未至爲戚哉乃孟侯之詩其於是山不一而足且以名其篇孟侯家世儒顯棄妻子婚宦不事獨來窮山中豈神仙之說惑之耶抑有大不得已者存故托而逃焉也夫是山以靖節之文而重非以桃源重也則謂以孟侯重桃源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七

可矣予獨怪世之爲文者不知六籍子史之大而侈花草蟲魚爲高逸雖名山水亦反以其人其文而污後爲斯遊者其慎之哉

淵明祠序

羅其鼎

爲桃川香火主者應首漁郎而瞿童次之此友人褐公氏之言也視先代名賢之爲桃川主者首晉淵明先生而禹錫諸人例得配享此非褐公氏之言而余言也微第余言前方伯杜友白先生言之矣先生之言曰此中缺陷事無如岳武穆陶淵明兩祠武穆埽清氛有大功於朗朗之父老子弟相與尸而祝之應不啻畏壘小民之於庚桑子也淵明文章風節震絕一時自其記若詩傳誦後禩遂使桃花源名勝千古

吾與若終聽其泯沒焉可乎余唯唯惟命蓋十年於茲矣今姑置武穆勿論論淵明置淵明文章風節勿論論其桃花源記若詩詩中農桑作息等語誌其風土淳茂民俗古樸云爾也猶曰各不相爲云爾曾有神仙兩字爲來世口實否韓蘇兩君子扶微言醒惑俗遂以渺茫荒唐目之且借太守公迷路一段怪事認作神仙公案莫須有二字寧足服天下耶余嘗笑謂同人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兩君子讀淵明記亦未求甚解古人心眼亦時有粗畧不到處何怪我輩考古論世草草看過也今曩殊時見聞異狀以輪蹄沓來方之足音空谷則有間以羽檄頻警方之桑麻熙嬉則有間謂秦人洞爲平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序

常人徑遂謂淵明記中事爲荒唐幻說此何異井蛙之不可語於海夏蟲之不可語於冰也向使洞雲嘗鎖磴道未開東斷白馬之津南謝慎黔之使泉涓涓而時流俗悶悶而古處安知洞天勝地不如昔所云云何必躡危橋而悚息撫空杉而盤桓詫瀾鼎之軼事尋丹臺之往躅哉頃二三君子議改館於方伯公別館之故址而於秦人洞之山麓纍石爲垣樵牧浪入踏破蒼苔色者有禁又議竟淵明祠未竟工役於祠前餘地種桃千樹方伯公會行之爲補桃花夾岸一段缺陷方伯公有知應快同志之不孤矣漁郎瞿童其亦有聞言而首肯者

狄梁公奏毀淫祠千七百有奇所存祠僅四唐時漢壽侯祠
享未知視後代奚若意侯祠自以其都人士食德之厚薄爲
隆殺梁公未嘗過而問焉公反周爲唐取日虞淵與侯之力
扶炎祚辭曹歸漢大節精忠後先一轍過其祠而必拜拜之
而奉祀惟謹或不在太伯季札諸公下余小子以恆理度之
想當然耳侯祠自兩晉迄唐宋來代無闕典而本朝爲盛侯
威德著於本朝海內外慕義頂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而桃
邑爲最往歲之春賊兵壓境邑人入祠中見通身汗下如注
似血戰殺賊狀犯寇據澧城頻犯桃界經侯別祠前而人馬
譴死者以數百計禱於祠而另圖創豎侯弗享也鑄鐘而鐘
亦無聲越茲兩載餘兵火荼毒而桃邑受禍視常屬之他邑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二十一

有間是誰呵護之而有是與侯精通春秋大志未竟高其義
而崇奉之者尊以侯尊以王近且冕旒而帝之矣侯以漢壽
而力辭初印始終爲漢心事自明卽侯封且敝屣眎之豈以
桃祠之興替爲重輕哉祠之以明君臣之義自無所逃邪正
之分間不容髮則修廢舉墜煥廟貌而重新之匪第崇德報
功之誼應然亦讀書考古之一助也

募修覆斗橋序

羅其鼎

先王之政曰辰角明而治道天根見而成梁載在令典於今
爲烈火朝覲矣而道弗不可行者人所爲嗟歎也今曩異時
輿輟殊狀往敷政自上今倡議自下往肉食者謀之今藿食
者慮之里黨二三同志慕義捐貲慷慨襄成亦猶行古之道

也邑治七里橋而上有覆斗橋爲西南孔道舊矣舊甃石成梁往來稱便歲久而圯以木易之再歲之內朽而修修而復朽不勝朽不勝修也里人子單騎夜躡幾不測某氏婦馬蹶落水簪珥盡失幸以身免諸如此類未更僕數况乎皇華天使奉簡書以宵馳京洛遊人披星月而過造其輪蹄稽阻狼狽在道尤有不可勝言者乎夫修廢舉墜名美而費不奢仍貫飾新事半而功則倍簡餘石而增葺之所解捐者無多而惠施及千萬人塗歌而巷頌之不衰其在今日未可以時誦舉羸爲辭也敢告邦人士尙共圖之

魯一男靈巖詩序

羅其霖

丁年內時有一幅靈巖山水往來胸臆間每一鼓棹事會偶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三

左尋復罷想卽欲如王子猷山陰夜興了不可得辛巳之秋與一男溯洄而上搜討彼中佳勝風晨月夕對酌連牀興會所觸輒有賡和余脫腕旋卽棄置不復道移時有舉似問之者都不記其云何矣一男歸輯其奚囊句錄示同人謁公氏見而異之曰此謝眺驚人語也子所爲制舉業幾不畱人餘地風雅一道亦復乃爾耶一男拉余追憶其前後所得句合梓余笑曰同探驪龍之領而子得其珠其餘鱗爪奚爲也一男意不謂然請以俟之他日

國朝

平寇草序

羅人琮

不戒履霜必傷碩果兩葉不伐將用斧柯古今寇患積漸

使然失寇不平則益兵兵多需則益餉補葺其已壞而周張於未然尺地一民必天子自爲守也亦難甚矣癸未之變賊官購一男先生急將汙以官先生負母入山抗慨發憤賦平寇一冊略古諸名將而獨有取於漢潁川諸守宰嗟夫守宰卽帥農夫卽兵鋤梃卽其器械移易變化陰行不測履霜之戒耶兩葉之伐耶無事召募益額而克奏膚功意在斯歟意在斯歟予讀少陵前後出塞等詩而得將帥之道讀平寇草而得責成司牧之法後之覽者其各有與夫時甲申孟冬日

贈某孝子序

羅人琮

孝至性也庸行也其道不近乎名也故孝多不傳然可傳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本朝

三

而不必傳者孝子之心不傳而必傳者孝子之事夫孝豈僅以一事傳哉其爲心也純以篤其爲事也備以周逮結於莫解迫於難禁不得已而出此一事此一事爲耳目所不常見爲古今所不常有宗族艷稱鄉黨樂道司治化者欣爲獎厲而此一事傳矣獨不得以事而晦其心尤不得以一事而晦其全推而論之可也予讀某孝子傳於是乎有感某孝子名某字某常德衛籍桃源縣人順治己丑年秋九月母姚染病垂危孝子泣禱於神願以身代因割股肉以飼希延母命士民舉於官表宅閭騰咏歌公論國典三代之遺也嗟乎某孝子竟以此一事傳耶當母病之日坐不正行不翔侍湯藥衣不解帶念九我而情深計瓶罍

而感切無母何恃皇恤其他非敢期一割之可以愈母也
庶幾萬一爲此無可如何之舉也忘乎身之爲我身也忘
乎身之爲父母身也并忘乎鋒之加而痛之劇也孝子何
知知有母而已知有母病而已知求母病之愈而已身體
髮膚不敢毀傷不暇避也聽其自爲不在旌表之例不暇
及也誠之至也愚衷也哉至性也奇行也哉庸行也孝子
之事也哉孝子之心也孝子之一事也哉孝子之全事也
今孝子六男二女純嘏未艾感應之理捷於枹鼓於至性
庸行無加也推而論之而孝子傳矣昔康熙三年孟冬日

最古園二編序

龍之池

風雅以後之詩大約言才忠臣孝子之發於至性野夫游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詩

女之觸諸景物於何處施才亦見才於何處究之古人之
才之不可磨滅僅以溫厚和平取肖而其奇特巧幻詩人
亦有不自知其然者紫蘿先生之詩多多益善已精而益
求精人謂其才爲之余與公之兩允杯酒討論嘗謂舍惠
行識力氣節而徒與誦詩以詩爲言語爲文章抑知詩道
性情傳露至隱此中之難問此力之難檢而欲彌縫粉飾
甚者欺世大言人每震其才善遂輕恕其一切則老瞞直
擅騷壇介甫應教尸祝攜手上河梁三首之綱繆悲憤二
首與十八拍之反覆風雅絕倫又何事之不可爲何愆之
不可蓋哉正唯我公敦本重誼晝之所爲夜可焚香以告
如是者生平有如一日至官司李謫郎署出親民社久居

諫垣勞苦風波無不老其閱歷因勝其堅忍之力與迥爲
圓熟寧先爲魚鯁泰山巖巖人有不畏而生忌者乎以告
言詞之燦爲文彩尺水生波寸雲作雨小之鏡現鬚眉大
之河源嶽頂貪撥極處時而廟算修而望謠三足百乳不
棄瓦盆木杓絲管譚笑一刻歌泣太息變相無方左右咸
肖又非才之八斗萬斛而能若是乎要識奇特幻巧之中
舉寓溫厚和平之旨是其風俗之美古道家傳皆仁人之
言也皆有有用之言也語曰却疑淳樸處別有一山川則讀
紫蘿之詩集親炙紫蘿之爲人當問津於桃花流水

募修桃川古殿序

陳洪範

生平馳驅南北每於山川所以得名之處輒停車流戀旣

重其地之所由名必思增綴其祠宇松杉以表識於不朽
蓋山川奇秀之致雖鍾靈於天而樹藝工築未嘗不以人
功爲盛衰也今桃邑環繞數百餘里然究其邑所由名總
始於秦人之洞其洞南桃川元帝宮一帶又漁郎所纜舟
往還處也仙蹤飄緲涉歷其間者無論賢愚盡徘徊神往
宜其廟祗崇修碑碣勿替旣以表宇內數千載奇勝之蹟
亦以見邑所得名彰之以示不忘本也乃今且一望荆榛
香煙沒於祝融古刹纏爲蘿蔓山僧數人僅構數椽以棲
神像而昔年鉅麗之觀已入夢幻境中矣余令茲土以修
舉廢墜爲念獨於邑所得名之地一過再過雖感愴其古
道悲涼而未敢倡言土木之役者蓋因鞍馬所親此桃溪

一帶水濱觸目此倚村煙疎落種種依樗采菑之狀余方
爲民謀生聚不遑若一經修葺僧人必有藉此以乞募居
民余又慮其以佛事擾民姑俟後人富庶之日而謀此盛
舉也一日者謝子也眉來謁出僧人募修殿簿乞余一言
爲序余告之故而謝子訝然爲余解曰師所疑於僧者以
其費多而募及窮民也今山僧樸而多技能力任工師之
事且采於山木可繩也鑿於巖石可轉也所需祇冶鐵丹
黃覆瓦之費而山僧且有矢志必不忍募諸左右此倚之
眾惟俟四方往來好古諸君子於其車騎休息尋源問渡
之際以募修古蹟請兼得師一言爲倡應無不欣然樂就
者余頗信謝子之言而不憚爲之序蓋不及富庶之日而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三

始謀此盛舉也今而後桃邑所由得名之地可以表而識
之矣宇內數千載遙契之勝可一望而彰明較著矣若夫
仙釋元微之理余方吏事鹿鹿未敢作優孟衣冠語姑俟
他年學道深山之日而後言之昔康熙四年歲次乙巳立

秋後二日

募修覆斗橋序

巫禎孫

丁亥冬余之桃環視桃境城郭無恙耶民居無恙耶與夫
聖廟神壇俱無恙耶一見而愕然四顧而瞿然謂億已甚
余也出無張蓋入鮮坐榻數椽之宇不蔽風雨余之安焉
者如故以桃固瘠土前者罹於兵近者歉於歲因不敢擅
興一役以勞我父老爲新春余齋戒者久拜禱於邑之龍

神惟以大有爲吾民祝幸春入秋風雨以時郡四邑龍武
沅俱以災告吾桃獨稔其敢忘神惠哉至一切興作事猶
未敢遽也七夕適有僧實憾以利濟事乞言於余余竊意
浮屠氏之所汲汲者拓土爲壇鳩木爲刹鍊金爲像多作
因果說爲好施者勸而竟不然僧以桃上接滇黔下達
帝都皇華

使仕客商賈絡繹不絕邑之南離城十里許有覆斗橋實
係孔道久未獲建春雨泛漲民苦病涉向者瘡痍未起歲
不豐登未暇舉此今茲實邀神惠頗幸有秋普作慈航以
成善願余聞其言而喜之喜彼不爲浮屠氏之說而乃爲
斯世斯民者之憂也且以通往來盡地之利以俟農畢因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本朝

七

天之時以樂豐年乘人之和則此一舉而三善備焉行見
此倡彼和眾力輻輳工成不日往者來者羣歌利涉豈不
休哉特是徒杠輿梁王政所必及余守土事也而願出自
星而鐘燈而啐者之口其真助余之所不逮也已不禁樂
爲之書稍捐薄俸以爲同心者助

募修勸善寺序

巫楨孫

余奉

天子命來尹桃以治桃之民也民未治而暇致力於神乎哉
且夫桃民亦孔急矣前戊子至今歲花甲纔一週耳王馬
一變吳逆又一變三十年前其不盡於刃與政者幸爾我
皇上咻噢而生全之者厯有年所稍稍得以居乃居佃乃田

矣無何北年來屢以災告顧此子遺化離已甚其復堪此哉桃素號急公近自四十四年至本年正賦迭欠余去冬之任洞悉民艱勸科無法惟以舊者免其耗新者減其耗至民賦由票額數每糧一石較前正署官減銀若干諸凡行戶並無帖稅日用買辦並無官價一切詞訟度埋撥情矢公矢慎無論無暗投事但稍存半點齷齪心腸應卽天誅而地滅無非爲爾窮赤子少耗一分閒費卽多畱一分家囊也今春來新舊錢糧之不完納者仍多豈真民之淳於昔薄於今哉邇年多凶力不贍也噫民猶若此而暇致力於神乎哉雖然莫謂民無仰賴於神神弗効靈於民也古者捍災禦患則祀之祀神也正以爲民請命也余欲行

之縣治東半里許有勸善寺建於宋之乾道而特盛於有明欽賜經部水流楠木入寺重修大殿遂成巨觀厥後踵修者不一固爲如來佛之寶座實文廟縣治之一大關鍵也舊例新令之任齋宿必於此去年余易而之他詢其故兩僧許訟蕩廢而傾圮之矣夫自宋迄今六七百年神靈之所式憑闔桃邑之風水攸繫與夫往來仕客行旅之所觀瞻而一日竟壞於一二不肖僧人之手豈不惜哉春三月余齋告如來前欲修整之而以大有爲民祝詔舊僧會司郭居之遂話其事僧誠慤子也興然有志願頗難之余并告以勸募之方未幾持簿請引余曰未也俟吾民之耕俄逢佛誕余往拜焉邑之紳士人等爭禮於其堂咸欣欣

然有重新之意僧之請者如故余曰猶未也俟吾民之插
且耘柰時至五月霖雨連旬洪流泛溢六月來余奉憲令
勘災武陵所歷二十餘村甚有越阡度陌宛在水中央者
不特悲無食更且嘆無居嗟嗟武而若此龍沉下流概可
知矣目擊心傷可勝言耶歸視吾桃獨幸免此夫一郡中
桃稱無恙數年內今慶有秋伊誰之賜神乎神乎民其真
仰賴於神神其真効靈於民乎而余豈敢貪神之功而民
其可忘神之惠乎昔廬陵之豐樂眉山之喜雨皆以喜民
喜樂民樂也顧亭涉遊觀余未敢擬并不遑言喜言樂寺
本曰勸善竊其意以酬神夫亦人之好善誰不如我聊以
云勸也神其許我哉民其許我哉用是進郭僧官而命之
簿并令僧手奉之以告我邑諸君子之同志者

桃源洞志序

陳浩

余家黔中聞中服之以洞壑美者桃花源爲第一出官三
十餘年往來多取道洞左顧未嘗一遊焉去年監司是邦
忠公事來桃城迺策筇盡攬其勝爲文記之居歲中寺僧
一休哀洞天詩文自淵明以下若干篇爲一卷而并以圖
自桃城迄水溪歷歷在焉以余之遊且記也因邑宰屈君
再序於首余竊意桃源之名膾炙於世者千數百載其洞
壑深邃奇麗必有大過他土者及登山僅陂陀耳無靈巖
異宅足以幻人耳目較之吾黔飛雲奪珠之勝百不逮一

未嘗不嘆古人文字遊戲之物而後人鑿而指之何不達也然則所謂良田美池桑竹者皆當視之爲朝雲爲暮煙爲瑤圃元苑爲蜃樓海市爲天地間恂恂明滅不可端倪之物圖與志者何爲也哉顧自唐以來碑記之多詩詞之麗皆散漫無收拾而遊斯勝者欲按圖以問津存而志之固搏飯栽田者之責也則僧之用心亦可嘉矣乃爲點定而歸之僧異日者倘能操軍持蹈不借過飛雲牟珠以西環余山莊洞壑勢拔地數千仞丹霞紫泉燦然若錦繡深入數十里鐘鼓獅象浮屠樓閣之屬皆羅列擁擲神仙佛子恂恂若有見之余雖不有淵明之筆猶樂爲僧一一指點而傳之持歸以視桃源爲何如也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序

蘇溪蘇氏六世同居序

譚震

余行年五十又六足跡半天下宦湘南幾二十載所至之邑謹以

聖諭十六條教民望其敦行六行則宰官可不勞而理於沅陵道旁見張公百忍碑心竊羨之而數世同居則所見所聞皆未之遇因念我

朝

聖聖相承涵濡百餘年白叟黃童安享太平之福豈無有家敦仁讓厯數世而不分異者或余之見聞未廣也戊寅任桃源修邑乘得知蘇溪有六世同居者則蘇生文俊家也按蘇本子卿後李陵曾任臨沅子卿過此其裔流寓未可知

文俊作書院董事本武庠而恂恂有儒士風問其家何以能此則訥然如不出諸口意若無足異者因公造其廬有公堂公庫公廚公倉倉無鎖虛無簿男女百餘人皆樸誠布素勤於耕織余至則皆序少長羅拜問其治家之法男子資質文弱者則讀書應試擢老成者理家務銀錢貯倉庫婚喪一切皆取給收亦如之新婦入門一月則授以棉數斤機一架其未婦子媳一歲之衣取給焉而各室婦人皆有花故無絲毫遺失每食則聚公堂三四人作饗其餘年少者皆操几席捧饌具以待同席八九人不等百數十年以來內外無言無夭折不染瘟疫至畜牧皆然余聞而嘆曰異哉蘇氏豈邑之民盡如是哉余任桃二年餘

矣有分產未勻而訟者矣有繼嗣未清而訟者矣有德色評語而訟者矣甚則父母訟其子析產之風其亦可以少愧矣余乃周視其廬及倉廩園蔬無不畢覽其理家務及在庠數人皆如蘇生之恂恂吁此其所以能不析產也齊治之道皆庸德也處浮薄而見庸德則以爲異安知行庸德者又不以浮薄爲異乎蘇氏子弟之習見聞於父兄者皆此庸德也婦女之習見聞於姆姑者皆此庸德也終身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匪特六世雖百世可也余將達之大府貢於

錫以元纁優以品秩此卽積善慶餘也蘇子勉乎哉甚無
以人揚而怠也奈無以獎勵斷近河官荒麥地二畝綿八
十斤茶二十斤分給內外人以爲家庭和睦者勸

勸諭修艫舫義渡序

譚震

蓋聞船星懸象恒天垂雲漢之光航戶比形圓地著推移
之勢是以虞姁肇制域乃啟乎載國毛民泊夫共鼓遞精
宇遂通於馬神烏鬼然虛能利涉象必取諸同人故造亦
稱梁令同頒於周正茶陵傳臥犬之因德同林母湖渚樹
騰驤之望功比葛繁凡此耳鳴類皆鄉範蓋屬當官驛

天

家旣普渡以慈航而僻在村津義士宜興懷乎寶筏艫舫渡
者古潼汭渡也字從水製絕潢則每駭驚濤文附舟形一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三

葦而羣占旣濟南連監町東達艫舫駁重爾何堪復侵
峩嶺之水羞澁一囊豈容更擲安陵之仄古人好懿木蘭
難壽以千齡仁者愴心水步莫支於一木巨竹未來帝俊
袖手旁觀浮泥不結廩君攢眉共歎仙人晚渡空傳月影
橫飛旅客朝臨請看霜天踟躕本縣下車六月道經曜日
之巖回首一灣念軫惟星之欲論古薄鄭輿之濟曾凜孟
箴損神驚淮棹之危難忘范句爰以廉餘倡茲義舉夫善
人者天地之和氣也富民者斯民之元氣也非善人則財
將自私非富人則善亦難遂惟兩美之克合斯百廢之俱
興桃邑洞連白馬秦民存周代之遺泐捲青龍殷富紀商
人之盛虛談圭旨不如實濟一文慳守麻青何似公諸閭

邑凡茲士庶迪乃訓行腋可成裘酒當猶釀中人則蠅頭
隨獻上戶則鯨貫宏施迴瀾懷壯志切勿作十八灘順水
船家臨河蔑恨聲卽此是千萬人問津福地不同迎萬石
之桅駭奇洋表豈其輓一舟之麥靳費江東鳩材旣具竚
看鷁骨之飛魚冊旋編永定鶴舟之業螭結鏤千秋之字
口亦成碑

龍章賁眾善之門天寧忘記曠矣豫只侯其禱而

遊曜日巖石塏序

并銘

羅德芳

有登祝融峯者雞鳴觀日呼雲海盪心胸此衡嶽之巨觀
也曜日巖屹立江濱圖經偶遺題詠弗及扶輿磅礴之精
氣鬱積堅凝而不伸者於茲有年頃邑中政通人和建塏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三

其上千年之秀地洩其奇八柱之尊天張其勢仰文峯之
突兀淨掃烟嵐看玉筍之嶙峋高摩碧漢登斯塏也平瞻
江閣俯瞰延溪雪翻白馬之濤晴挂萊蘿之畫城郭參差
舳艫上下俱全收於一覽之中其亦有呼雲盪胸之意耶
爰製爲銘銘曰朱霞蔚天白雲出岫烈烈文星光搖斗宿
蔚起哲人坤靈永壽

懷清詩集序

楊先鐸

箕園譚明府蒞桃甫下車卽矢於城隍神不妄取民間一
錢非以沽名蓋聞桃邑之積習欲使民知其無訟不爲胥
役所欺詐以玷其清德也於是民皆喻乎侯之志矣諭民
八條相率際其舊染乃新學校勸農桑舉賓興修邑乘下

及舟梁大路次第告成治桃三年士敦廉節民樂和親或
謠於野或歌於庠吟誦之聲洋洋盈耳余於課士之暇畱
心採輯日久集詩若干遂以成帙諸門生請付梓侯聞之
乃語余曰我輩服古入官內而宰輔部員外自大僚以及
末吏皆所以宣

上德意爲

天子牧此民而州縣尤爲親民之官官不要錢使民皆有父母
之愛無貪酷之虞此自吾輩分內事何頌之有是彰吾不
德也君其亟止之余曰唯唯否否夫人有善而必使人知
好名之心甚是自炫也我不求人知而人不能不有感於
我者蓋仁聲之入人者深欲秘之而情有所不能自己彼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序
本朝

三

亦各行其心之所安而已鐸之諾諸生也非以爲侯彰厥
美也亦以見桃之人樂與爲善耳烝民之詩曰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又曰德音是
茂頌不忘規猶是詩人之意也夫侯曰有是哉若以爲頌
吾德則吾何敢若以爲與民爲善咸相勉於有成以無忘
初志是亦予之心也爲我語桃之人曰息壤在彼勉旃毋
怠吾其始終以求從祝規

明引

耳談

江盈科

王行父所撰耳談派盡出自齊諧云余讀而笑曰夫耳橫一寸豎倍之入竅三寸纔數寸耳其中所受自單詞隻語至億萬言不可窮詰豈不大奇而人不謂奇何也耳固人所共有耳之聞亦人所共能蓋世所常見雖奇亦常則世所不常見雖常亦奇矣夫見之常不常其概在我而輒以定物品不亦謬乎余觀行父書事新而艷詞爽而快怒讀之則喜愁讀之則暢撮其大旨往往使人警悟安義命絕邪萌風世回俗所補非小乃拘攣者見謂過奇或詆為誕不思理有萬變理中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明文引 三五

之理徑而易尋理外之理勞而難析行父茲撰不過上下百年交遊所述其於宇宙不啻萬一余猶恐其寡而常何乃謂其奇而誕耶昔莊生少仲尼之聞非狂言也理自無涯卽仲尼安能窮其涯故詆行父之書為誕者真拘攣也余生平最喜聽奇談然腕情疎管城君不與共事故朝而入耳夕而出耳明且記憶輒忘其半夫耳等也在余為郵舍在行父為府藏郵貧藏富非耳異用之異耳余故讀行父之書賞行父之耳又復自罪其腕呼童子遙筆將加焉腕請饒曰幸赦往昔今而後願以三年報政苟無完書可懸國門請受筆百餘因釋焉且旌之曰腕勉乎哉三年而書成當遂題曰腕談以配行父之耳

百六詩引

江盈科

夫人所最難得於人者死况婦人女子之在奚奴者乎彼其
憐花惜月流連光景視名檢信義不知何物孰肯爲人致死
者而邱君長孺乃能得之於白姬亦奇矣姬故姑蘇其氏子
入於楚得一長孺歡愛踰常自視不減文君之遇相如無何
長孺遠去連年不獲一聚遂以死自誓飲恨裁詩甘心永訣
其詞悲傷淒婉讀之令人涕洟已而果死噫姬豈徒死者哉
誠謂長孺足直一死無恨耳君名家子嫺詞賦下筆灑灑奔
放沈鬱有少陵風尤工騎射惟是稟性跼蹐如凌霄鷹隼不
受羈繼世不能得其用而惟放情江湖迷花醉月用以自適
茲觀百六詩所載悼亡諸作亦不勝悲傷淒婉若直將以身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引

三

殉姬也者夫今方內多故需材如渴長孺其才上馬橫槊下
馬草檄恢恢有餘假令稍自貶抑就約束封侯事業可勝道
哉而柰何以身爲姬殉夫堂堂丈夫至殉一姬無悔豈姬所
爲致死意耶吾願長孺自奮于用以成姬之死若吾鄉伍行
人用吳以霸而令麗水女子千載如生則白姬之骨不朽矣

閒閒草引

江盈科

士當未聘時如綠窻閨秀自粧束外惟拈針刺繡刻意求工
則制藝是也及於通籍服官如閨秀嫁爲新婦掃除井爨摺
捐稱勞向者所事針繡拋擲香奩任從蛛網任從灰爾余自
壬辰成進士出宰長洲蓋千指家新婦其勞百倍他人安問
繡並櫛沐都廢已頃量移棘寺棘寺閒曹也一無事事時遇

青衿生執蕪請正不覺喜生見獵漫有撰次再閱月積十餘
首友人見焉笑曰綠葉成陰子滿枝矣猶復作兒女事耶余
曰塗脂傅粉余實羞之若夫刺繡抑猶女工耳永日無營取
以自娛不猶愈明皇白髮宮人彈琵琶說天寶遺事者耶因
自題曰閒閒草

桃源洞引

關士琦

桃源洞有逸事二嘉隆間巨石浮出文云無爲大道天知人
情無爲窈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
人魂好事者傳說至今萬厯初銅釜隨流下聲滿川谷蓋秦
人樂器也里人乃範爲元帝嗟乎洋洋楚國豈少折鈎之具
哉友人告我曰茲桃川宮拉蘿欲壞余懼與泐文石範僊釜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引

三七

三

紕繆而三也夫郡邑各山川猶國寶之有商璉夏瑚元宮梵
刹猶文人之有石渠美人之有金屋也世有擲寶器於道仇
文人酒美女而絕不悼惜者乎嘗過歸鶴峯悵華亭之如故
悲羽客之不來則欲爲招鶴亭攬空心杉追瞿童之僊昇羞
骨肉之皆腐則欲爲空杉閣陟煉丹臺攀龍髯而無由藉雞
犬爲先導則欲爲黃白室披竹塢而上聽琴筑於良宵觀楸
枰於美晝則欲爲方竹軒俯長江睨遠山對瀑布顧石峽畱
聖月而不西牽飛瓊而耦語則欲爲飛仙樓此余所心算目
計而未克觀成者請以今之盛美飾昔之紕繆其可乎茲宮
之修是自隗始

國朝

募修水心庵引

羅人琮

吾邑之有水心猶溥陽之有大小孤二孤雖四面臨水足
腹差盤曲尚利登躡危崖特起鳥道插天旁瞰江波萬頃
一碧未有若水心之奇者也峯頂舊有庵始明末總戎陳
公可立棄官入道大為營建兵戈以來利宇頽廢龍象夜
泣信者哀焉僧明行偕二三父老矢願重新問引於余余
家食山中不樂與緇黃作緣兼杜戶寡交習閒成僻乃遂
巡謝絕言發自捫蓋為千古名勝神靈所棲息仙真之窟
宅責無容辭欲懶不暇矣用書數言敢告同志

重建鄒市石橋引

羅人琮

天根見而水涸水涸而成梁故徒杠成於十一月興梁成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引
本朝

三

於十二月所以省厲揭通行旅王政之要歲一舉焉至於
岸關澗深計圖利涉鳩工伐石臥長虹於江上絆鰲足於
波中動以時年須費千萬其中區畫或操之自上或合助
於下屬權時數人亦乘之以勦盛事固有鼓舞踴躍於不
得已者也桃邑東北四十里為鄒市其下有溪為滇黔孔
道溪源遼遠寬浚異他渡水漲則驚流湍疾篙楫頗艱水
消則溪底橫舟每當雨雪泥濘往來上下負擔馱載氣疲
色沮况乎皇華

天使羽檄郵人輪蹄稽滯可勝言哉故老言舊有石橋毀於
明萬厯年間向歲癸丑僧心珠矢志募造維時祝髮而往
者五人耆老居民協力而勦事者數十人斂費數百金謀

始可觀值逆變中止頃

朝廷有道海宇莫寧心珠復矢前志偕其徒擊柝鳴鐸晝夜
不息眾心感動計費約需二千餘金費既浩繁事關利涉
上自當路仁賢下逮編戶男女應生歡喜心而僧以莫爲
先容取信無因迫懇簿首一言不佞杜戶養病雖親戚亦
罕見面僧道久其所絕且誓不作募疏卻之數月但念此
橋仰神

王政垂及千萬年倘成眾腋之裘就集毛之氈東西接武舉
岸無痕波濤鮮篙楫之艱泥溥忘傾跌之慮玩漣漪於足
底渡平滑於掌中憂者以喜局者以舒逗遛者以迅速點
綴太平歡騰萬族其爲功德曷可名言至於僧旣樸誠董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引
本朝

三十九

事收貲者有鄉約耆老可無侵沒冒破之虞故敢敬告同
志破戒而爲之引時康熙二十三年端陽後二日

募修文廟引

巫楨孫

伏惟古今共先師生民以來未有盛宇宙一孔子百世
之後莫能違布五常於地中爰以晝萬古之夜懸六經於
天上于以父四域之民此歷代帝王有隆儀而一歲春秋
重致祭星門下輦橋門下輦不啻接其音而接其容樂奏
大成殿建大成恍若羹之見而牆之見遊聖人之門當思
升堂以入室重斯文之廟應崇頌與黷宮况晉桃源素
稱仙府宿躔翼軫形屬浪光天不喪文秦逸民來藏書於
二酉人俱聞道陶處士特撰記於一源豈徒武令石穿畱

漢將軍之壯蹟更見文從洞出傳宋建炎之奇談且也殊
照行間異人光生字裏墨來水底大造精布石中因是緣
溪青嶂之秀絕人區遂多名人碩士之題畱天壤百韻成
於夢得十景詠自洞賓韓蘇疑非其真黃瞿跡豈可假摩
詰有月明日出之調浩然有水迴雲度之歌和韓詩兮十
朋遂張請也聖俞古秦今晉介甫致感紛紛沿溪踏花陽
明於時處處袁中郎咏吟絕世文衡山寄託殊人唐宋遺
音張杜黃謝疊疊元明逸響丁陽鍾譚林林萃古來海內
之偉人知洞天勝地爲尤物矧夫產茲土者其人更不乏
焉同懷二張瓊林繼宴一榜三李鹿鳴齊賡南闈之三傑
連茹屢見於永嘉之代北監之四友彙進時得於歷啟之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引
本朝

四

數歲神童十六而雋十九而復雋八月庠士其兄而登
弟而亦登不特一室休明行人之世甲參議之世科固
承承而繼繼亦且異地稱盛汝霖中於滇萬殊中於燕更
濟濟而踳踳倪蘇之政蹟卓哉文季之詩詞迴甚釐奸剔
弊印督憲重望一時植品徵文江學道名高千古以伏地
而獲入穀月江佳話時傳由縣令而擢詞臣褐公知遇殊
絕不特此也魯一男題詩身後蘇老人入奏登聞以至節
孝森森高義種種允稱人傑洵屬地靈卽今侍御之模範
堪憶烏台柏府孰非鍾秀於桃庠翰苑之風流猶存蘭署
鳳池盡是毓靈於花序何以數科內舉禮闈者不聞亦且
廿年來登鄉薦者並少豈人事之不力抑本原之未修寧

世運之有殊將振興之弗講蓋務學如堂構一日不興則棟將壓焉譬人心若山蹊爲間不用則茅其塞矣况以金聲玉振之堂而有風飄雨搖之感猶之一暴十寒之物豈獲干霄蔽日之榮第念桃雖兵燹屢經尙畱讀書種子且今日誦絃漸盛豈無正法眼藏果欲翱翔於翰墨之林當思輝煌於大道之園恭逢

聖天子特隆至德處處有維新之模將見賢邑宰廣育人材時時懷振舊之想是望廣文先生莖金繩而就玉尺並賴通庠士子曰省事而月試餼誰爲詞壇哲匠誰爲文域宗工功需磨礪弗憚兼山麗澤材資浩劇更祈大有同人用物也宏取精也多廣收博採之爲愈不讓土壤不擇細流積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引
本朝

罕

小成鉅之弗虛有初易而克終難常念詩人所戒材則大而用則小毋如孟子所譏爲繡虎與雕龍須循規而蹈矩欣可大與可久勿過嗇而過豐將見牆垣有基址從此纍纍直上梓材塗丹鑿旋看燦燦聿新由是川上亭前豈事空談風月漳江閣下正好聚彙交星參關閩濂洛之微言直宜窮其閩奧究王唐瞿薛之程墨自且闢其門庭則本地風光應多接踵歷朝賡奏不乏嗣音矣余也兩載困員一朝行客未通論語半部奚贊游夏一辭第思夫子之不可及也仰彌高而鑽彌堅聖人不得而見矣瞻在前而忽在後是以覩宮牆而知敬固無俟諸今茲感都人士之謀新亦以云無忘初念云爾

桃源圖引

應是號敬齋宜黃人

於居室之東偏結茅一區余曩所記慚軒者也四壁乾洞
風從隙間入乃至於夜不可燈晨起則灰沙盈几上存客
從閭歸餉予桃源圖一幅余掛之一方當風力猛處稍便
披閱昔人書曠觀古今盈虛之理或從臨摹古石本諷誦
魏晉間養生家言以淘汰胸中憤懣無聊如不欲久於世
而觀焉此世者同邑劉君逸人以貌真名京師遊五年歸
而過我時方在棘樂以側理覆圖面劉君從壁間模糊揣
度以己意更損益之長松蒼壁華樓飛觀有女閑閑有童
嬉嬉畊農蠶織雞犬禾黍悉如外人忽納一人於殘編堆
積中襟期衫履殊不熟近若意念有甚深者見者皆疑其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引

望

為吾嗟乎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老笑殺人作者意良
厚然自晉太元逆數魏漢以至漢秦稱帝歷六百四十有
五年豈道家吐納之術真足令人不死其說妄誕不足信
且是時刑慘網密挾書律尤熾坑焚之禍烈於平民豈入
山而深反無故而投其所怒而斯羨於仙者寒泉石涯餐
霞餌木葉八理解外膠蕭然開放於物累之外若猶是閨
闈兒女耕而食樵而農紡績而衣安知此中人當其憂悲
窮窘不且一嗟而望咸陽為樂土者由此言之世之
愚鈍不靈不能一推移方屑屑與流俗為伍者莫圖中
人若也作者之意或者其別有在乎詎有之頑仙不如才
鬼余骨與仙遠而歲月漸與鬼近乃不能仙而空有其頑

不能不鬼而諛之以才卽赧無以則還取聖賢之教垂諸
載籍者以淘汰諸荒唐不經之說噫此劉君謂我矣

桃源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考

文
本朝 引

三